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秋蟬吟館詩鈔

金和著
胡露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秋蟬吟館詩鈔

金和著
胡露校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秋蟬吟館詩鈔 / (清)金和著; 胡露校點.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2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ISBN 978 - 7 - 5325 - 6509 - 2

I. ①秋… II. ①金… ②胡… III. ①古典詩詞—詩
集—中國—清代 IV. ①I222. 7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06999 號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道小組資助出版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秋蟬吟館詩鈔

[清]金和 著

胡 露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金壇古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18.25 插頁 5 字數 300,000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1,100

ISBN 978 - 7 - 5325 - 6509 - 2

I·2591 平裝定價: 4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來雲閣詩卷一

上元金和亞匏

然灰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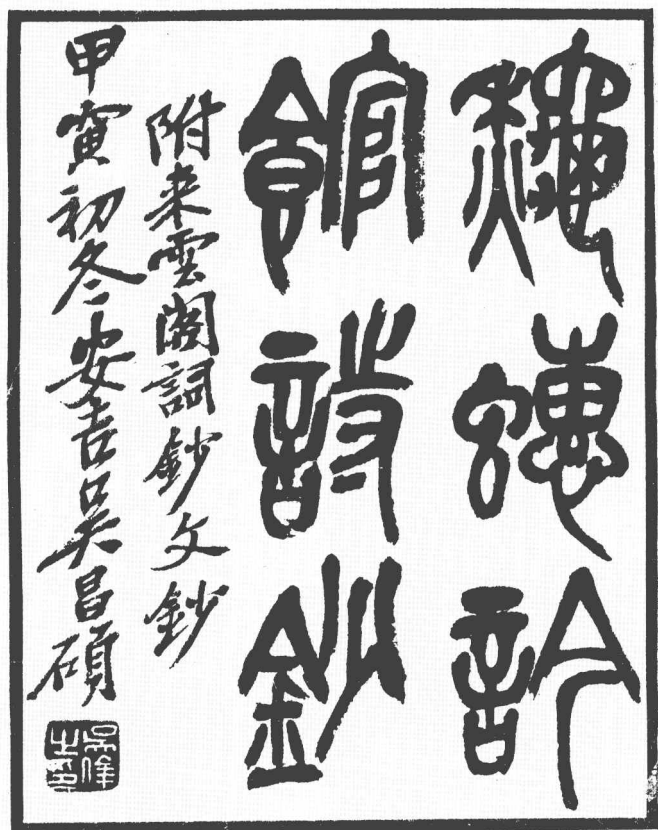
余存詩斷自戊戌凡十五年至壬子得詩二千首有奇
癸丑陷賊後倉黃伺閒僅以身免敝衣徒跣不將一字
流離奔走神智頓衰舊時肄業所及每一傾想都如隔
世而況此自率胸臆之詞乎願以平生結習酒邊枕上
或復記憶一二輒錄出之然皆寥寥短章觀聽易盡其
在閔裁鉅製雖偶有還珠大抵敗鱗殘羽情事已遠歌
泣俱非欲續臆脛祇添蛇足而已故不敢爲也久之亦

秋蟬吟館詩鈔卷一

上元金和亞匏

然灰集

余存詩斷自戊戌凡十五年至壬子得詩
二千首有奇癸丑陷賊後倉黃伺閒僅以
身免敝衣徒跣不將一字流離奔走神智
頓衰舊時肄業所及每一傾想都如隔世
而況此自率胸臆之詞乎顧以平生結習
酒邊枕上或復記憶一二輒錄出之然皆
寥寥短章觀聽易盡其在閎裁鉅製雖偶



民國三年鉛印本《秋蟬吟館詩鈔》吳昌碩題簽

序 言

錢仲聯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於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正式啓用「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爲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啓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爲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爲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志考訂研究爲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爲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爲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胡薇元《玉津閣叢書甲集》、況周儀《蕙風叢書》、易順鼎《琴志樓叢書》、吳之英《壽櫟廬叢書》、曹元忠《箋經室叢書》、章炳麟《章氏叢書》等，搜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是屬於《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等以時代爲範疇的一種大型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彊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烟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新體白話詩而改寫古體詩詞便可爲證，駢文、散曲等，專門名家也很多。這裏，不是在討論新舊文學高低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祇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舍、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二〇〇二年三月三日九五叟錢仲聯書於蘇州大學

前言

近代詩壇中，詩歌成就有爭議的詩人不少，但評價高下懸隔天壤的並不多見，金和即其中的一個。評價高的，贊曰：「其格律無一不軌於古，而意境、氣象、魄力，求諸有清一代，未睹其偶；比諸遠古，不名一家，而亦非一家之境界所能域也。」^{〔一〕}「元氣淋漓，卓然稱大家。」^{〔二〕}「很有革新的精神。」^{〔三〕}能在這五十年的詩界裏占一個很高的地位。^{〔四〕}評價低的，則斥爲：「太欠剪裁，不中法度，且骨格凡猥，口吻輕薄，殊缺詩人之高致。」^{〔五〕}甚至認爲：「金亞匏之詩，本無足稱，特能集前人之病弊，以成其醜怪，而益以謬戾乖張之氣，其詩乃臭穢不可嚮爾。」^{〔六〕}貶得一文不值。那麼，金和的詩歌究竟有多少成就，又何以毀譽參半如此呢？

一

金和（一八一八—一八八五），字弓叔，一字亞匏，江蘇上元（今南京）人。先世由松江遷宛平，六世

祖金抱一（原名汝堦），順治六年（一六四九）武狀元，康熙間官總督江南江西軍務部院軍門中營副將，後因家於上元。高祖金漢元，蔭生，官至雲南武定知府。曾祖金球，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武進士，官州將。而祖、父二代，皆未仕進。《椒雨集·痛定篇十三首》其九云：「我父客四方，前後五十春。」其飄零一生可知。「家牕中產」，「先父與先兄疊癖書籍，洎和手所繅，溢於矮宦」^{〔六〕}，家庭書香氣息漸濃。父既客遊四方，母吳氏常居娘家，金和便生於全椒縣城吳氏老宅，直至九歲時方返江寧。吳氏爲吳槃（字青然，吳敬梓從兄）孫女，頗有學養，親自爲幼子金和講授經句韻字，課讀甚嚴。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兩江總督陶澍建惜陰書院，金和以高材生入院肄業，先後受知于胡培翬、王煜、馮桂芬、吳存義等碩學大儒，「遂能自立，以學行聞於時。尤長詩古文辭，操筆立成，不加點。時藝才氣壯盛，不拘一格，長篇滔滔千餘言，短或寥寥三數百言，終不求合程式，用是擯斥終其身」^{〔七〕}，僅爲增生。科場不利，金和便縱情聲色，「狎妓縱酒，一飲輒數斗」^{〔八〕}。這期間，他囊筆朱門以養家，也結識了方元泰、孫廷鑑、孫麟趾、秦耀曾、吳西賡、慶光亨等好友，時常以詩酒唱和爲樂，並與同學壽昌、蔡琳、孫文川齊名，人稱「白門四雋」^{〔九〕}。

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五三）春，太平軍攻占金陵，金和全家族陷重城。所謂「見幾苦不早，城破家亦蹶」^{〔一〇〕}，「安知吾智昏，終貽家室悼」^{〔一一〕}。作爲「六世名族」之後，出於建功立業的雄心，金和對太平軍持敵對態度，並積極投身反抗太平軍、恢復金陵城的活動，是非常自然的。通過觀察，金和認爲城中

太平軍軍事力量並不強，只要內應啓門，外兵奮死，金陵立可收復。所謂「此賊原遊魂」^{〔二二〕}、「我言賊可攻，不信試詢衆。雖在五尺童，亦知非鑿空」^{〔二三〕}。加之母吳氏也勸他「爾去將情告諸帥」，於是「甘作罪人背母去，廿金饋賊吾其奔」^{〔二四〕}，潛逃出城，奔赴江南大營向榮幕，以城中實情相告，並言城內其妻從弟張繼庚等人已組織數千人作內應^{〔二五〕}，希望向榮定策擇期攻城。同時，呈上長達六千餘言的方策，冀見採納。所謂「自謂賊中來，賊情億頗中。懷刺干軍門，聊以所見貢」。不過，結果却是「條侯太持重」^{〔二六〕}、「誰料將軍忙，未及理此事」^{〔二七〕}。清軍雖對金和以禮接待，但對其內外呼應之策始終不甚重視。金和以身爲質，居大營一個多月，仍然不見結果，只得失望離營，往方山，與同學蔡琳、孫文川等組織團練，却又因當道阻撓而失敗，同人中至有被拘執者。他只得逃至全椒外家暫時避難，直至次年春。這一期間，金和根據耳聞目見，創作了大量紀事性詩歌，真實記錄了太平軍進攻南京城的經過，展現了戰爭中百姓的痛苦生活。尤爲重要的是，清軍將領優柔寡斷、怯懦腐敗，諸軍間的勾心鬥角，及士兵乘火打劫、肆意殘害人民的罪惡行徑等，在其筆下同樣得到真實的反映。正是對向榮等清軍將領有了充分的認識，金和纔對他們徹底失望。「癸丑十一月，余聞君（張繼庚）與營中往來，自全椒急馳書緩之。蓋余留營中幾一月，有以慮其事之必不成矣」^{〔二八〕}，即是明證。在這一年中，金和「家凡九人，死者四人，出者亦四人」^{〔二九〕}（子殤母卒，嫂及一侄女死，一女失蹤），可謂家破人亡。「國仇方切齒，家難復吞聲」^{〔三〇〕}。這一年，成了金和人生的轉折點，他未能像少數幸運者那樣乘時而出，青雲直上，飛黃騰

達，反而被捲進了動盪不堪的生活，經歷了十幾年乃至一生的顛沛流離。

「已賃桃源住，飢驅更出來」^{〔三二〕}。咸豐四年，金和將伺機從城中逃出的妻子安頓於全椒後，出館泰州。當時，原兩江總督陸建瀛次子陸鍾江正依岳父史佩瑄避亂居姜堰，而史曾執教惜陰書院，與金和有師弟之誼，金和與其子史寶恬亦交誼甚厚，金和因館于陸府，師徒甚為相得。次年，又館于清河陸鍾江諸弟處。咸豐六年（一八五六），金和經江蘇糧臺高長紳薦，館于松江馮氏，然不受禮重，一至松江便有去意。此年冬，便應史保悠之聘，佐釐捐局於東壩，事繁位卑，「事在簿書、錢穀之間，日與駟儻、吏胥爲伍」^{〔三三〕}，殘杯冷炙，糊口而已。至咸豐十年，金陵大營潰敗，太平軍占領江南幾遍，金和舉家避居江北，窮困潦倒，「十日九飯常不飽，妻子瘦削成群豺。老夫壯心既灰死，更苦秋病痔癢」^{〔三四〕}。正好陸鍾江知廣東高明縣，得其境況，便招往佐幕。咸豐十一年，金和到達廣州，次年抵高明，但時間未久，同治二年（一八六三），陸鍾江便病故了。幸經蔡琳薦，入惠潮嘉分巡道鳳安幕。鳳待以國士，故雖「凡若簿書期會之煩、刑獄榷算之瑣、椎埋烽燧之警、侏儻責讓之擾，俱於幕府焉責之」，但金和「感在知己，所不敢辭，則日已晏而未食、雞數鳴而後寢者，蓋往往有焉」^{〔三五〕}。至同治六年（一八六七），鳳安病卒，金和無所依靠，而此時太平天国失敗，南京已先恢復，金和便舉家北返。

至家後，雖四五年未得投處，然在粵時館穀豐厚，此時遂徵逐交遊，聲色流連，無所留遺。同治十二年，金和已五十有餘，不得已外出謀生。後入唐廷樞上海招商局，「十餘年中，來往吳會，九耕三儉，

靳免寒餓而已」^{〔二五〕}。回首平生，他無限感慨：「身經湖海狂名重，心切飢寒直道難。」^{〔二六〕}狂名滿天下，落拓終其身。所以教導遺、還二子：「兒曹努力從今日，莫似余生缺屢彈。」^{〔二七〕}「才名成底事？汝輩莫相師。」^{〔二八〕}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次子金還鄉試中式，金和得見其報帖，秋、冬間，即病卒於上海寓所，年六十八歲。

綜觀金和一生，鬱鬱不得志，所謂「抱負卓犖，足以濟一世之變，而才與命妨，連蹇不偶」^{〔二九〕}。年輕時，他才氣過人，但困厄於功名，唯有詩酒狂放，「與蔡（琳）、馬（壽齡）、楊（後）、周（葆濂）跌宕文史，放浪山澤」^{〔三〇〕}。金陵城陷後，縱有「奇策」干軍門，「吾舌能令金馬泣，軍心只似木雞馴」^{〔三一〕}，最終却未見信用，快快而退。亂中依人，流離乞食，直至終老，「無真知亞匏者，足以盡其所蘊」^{〔三二〕}。正因爲金和經歷了「危苦而不死」的境遇，所以其詩中便有「一種沉痛慘澹陰黑氣象」^{〔三三〕}。而這，是同時代詩家少有的。

二

梁啟超于金的詩「有詩史之目」^{〔三四〕}，這是對金和詩歌紀實性的高度評價，那麼，金和的詩在哪些方面全面而深刻地記錄了那個時代的歷史呢？

首先，金和早期一些反映鴉片戰爭之作，表現了下層士人的愛國思想。

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英國侵略軍進犯長江，攻占鎮江，緊逼金陵，朝廷媾和，簽定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金和作有《圍城紀事六詠》。這一組詩從不同角度，反映了英軍近逼南京時，清王朝各級官吏的醜態和社會動亂景象，使人如臨其境。其敘事均不乏諷刺，又滿含悲憤。如《守陴》寫英軍尚未攻陷鎮江，一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德珠布驚惶失措，下令金陵城閉門戒嚴，致使民衆「入城出城兩不得」。次日城門暫開，蹂躪死傷多人，「脚下蹴死幾幼孩，村婦往往踣墮胎」。又如《避城》寫因傳言英軍淫掠婦女，城中婦女爭相出城投親，藏匿避難，即使被鄉霸借機敲榨，也覺慶幸。而未及逃離者，則「膝前有女年十三，中夜急嫁西家男，身携布被居茅庵」。《募兵》則寫平日城防荒疏，兵力缺少，一旦事急，趕忙召集各式人等充數，而「百夫長是迂書生」，「主其事者，大都吾輩而已」。《警奸》寫謠傳城中有奸細，官府嚴令排查，結果無辜的官頂匠和偷雞的小賊被誣，胡亂指認，以致「一時冤獄延蔓瓜」，人人自危。而《盟夷》則標出伊里布、耆英、牛鑾、黃恩彤等大臣之名，直斥其畏敵乞降、賣國殃民的無恥行徑：「十跪夷舟九不恥。」諷刺何其尖刻。《說鬼》一詩詳細描繪出時人眼中的鬼子形象，揶揄嘲諷醜化之，頗見當時民衆心態，同時也諷刺了個別百姓貪利失節的行爲。同期所作的《陳忠愍公死事詩》則在贊美陳化成後，提出「臣功在生不在死」，「今以一死蒙恩深，褒忠猶自煩綸音，是臣之節非臣心」的觀點，頗能發人深思。在《夷人退書感四首》中，金和指出鴉片戰爭、《南京條約》的簽定對上層官僚言，是「成就羈縻第一功」，士大夫也可借機升官發財，「借箸功無遼豕足，彈冠慶有楚猴心」，「聞說餉軍錢百

萬，緋衣主簿已如林」。而普通百姓却因此家破人亡：「零星戶口從頭定，孤露兒童失乳歸。三月虛驚詒敵笑，萬家虐病讓醫肥。」其對時事與政局的認識相當深刻。詩人雖「百無一用」之書生，却有「丈夫按劍未一言，怒已有聲到牙齒」的激憤之情^{三五}。此年他不過二十五歲，已露「時政紀事」和「政治抒情」詩之端倪。

其次，癸丑之變後，揭露清軍的腐敗與罪惡，成為金和詩中很有特色的主題。

金和的詩歌，尤其是《椒雨集》，真實呈現太平軍與清軍對峙中，城內外百姓的苦難生活。但更多的筆墨，是在敘寫江南大營中清軍自上而下的各種腐敗情形。如寫督師向榮及諸將的怯懦軟弱，《自秣陵關買舟冒雨至七橋壩馬總戎龍營求見》一詩云：「歸船聽取道旁語，請戰都非大帥意。」尚是路人之言，未敢確信。《自十六日至十九日歷謁欽差大臣向榮撫部許乃釗提督和春諸營退而感賦四首》其三的「上將從來心謹慎，自知原比主知真」乃是謁見後的切身感覺。至《痛定篇十三首》其七：「誰料將軍忙，未及理此事。」其心中憤激便難以自己。《讀邸報》中更痛斥：「誰信九重揮汗日，詔書中盡睡鄉人。」又如《痛定篇十三首》其四寫內城八旗守兵各自為政，不願助外城守軍却敵，最終失守喪城。詩人氣憤地反詰：「猥云保內城，內城大幾許？」《六月初二日紀事一百韻》，寫清軍出征前，靡費民財，不惜以口腹之饜與聲色之好來討好士卒，乞其力戰，百姓也信以為真，焚香以盼，翹首以待，結果却是稍一亮相，便全軍而退，出征之前的飲酒誓師，不過兒戲而已。又如《初五日紀事》寫清軍先後以風大

雨至、天寒手龜、天熱日烈、月明敵覺等爲藉口，百般拖延不出戰，將怯兵懦，令人發笑。《十六日至秣陵關遇赴東壩兵有感》寫路遇千餘蜀兵「向北馳怒馬」，原來是東壩告急，前往救援，但九天之後，再遇之方山，蜀兵却還沒有走出五十里地。而普通士兵也是「年年用國如山錢」、「事事弓刀盡兒戲」，成天「烟床鳩毒甘，博局梟彩負」^{〔三六〕}。以此將此兵，欲攻城克敵，無異於癡人說夢，難怪金和投效獻策，結果祇能是「舌敝唇焦無是處，酒悲贏得淚縱橫」^{〔三七〕}。

另一方面，清軍雖作戰無力，却擾民有術，斂財有方，每以剿賊爲名，屠殺無辜，奸淫擄掠，這些在金和詩中皆有充分的反映。如《雙拜岡紀戰》寫路遇楚軍與蜀軍兩隊人馬以命相搏，不可開交：「直似父母讎，豈但酒肉怒？從來攻城時，未見今日武。雖各數十人，半里暗塵土。」這般搏命，以死相爭，爲了什麼呢？最後打聽清楚，却是爲了爭奪一民婦。此時的英勇爭鬥，與之前的怯懦畏戰兩相對照，清軍的腐敗不言而喻。又如《宿湖熟》寫受傷休養的清兵晚上召集村婢唱戲行樂，喧聲震天，醜態百出。詩人感慨：「可憐醇樸鄉，沉迷詎至此。自從官軍來，一旦喪廉恥。」《黃金貴》則云：「自從二月官軍來，督戰未暇先理財。所縫黃金囊，可築黃金臺。」詩末又云：「昨來悔不談黃金，一言或動將軍心。將軍努力入城去，賊是黃金如土處。」直言不諱，點明這些所謂中興名將打仗的真實目的。而《無錫軍》中，百姓前去犒師，竟須先賄賂小吏：「必有黃白金一囊，少亦青銅萬貫許。」敲竹杠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更令人憤慨的是，官兵爲了謀財，竟不惜害命，如《接難民》一詩寫清兵假借「遙爲難民援」，實則